

登記證 內政部警字第一
申宣發字第一

中華郵政特准立券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由各地郵局代爲經售

人民評論旬刊

第五十六號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月十日出版

時事評論

雙十節感言

寄語華北運動大會

中國民族復興論（十八續）

國中各派對於時局之認識及其批判

暴日統治下之東北

袁崇煥經營遼邊之偉績（上）

勤匪軍陳誠部克暇驛前血戰記

里特

張厲生

尹鍾麒

逢白

半濤

記者

定價

零售每期四分半年十八
期六角全年三十六期一
元二角郵費在內國外郵
加郵費郵票代價十足收
用

主編者

人民評論社

社址

北平司法部街七十三號
南局二九四

電話

本刊代售處全國各大書局

上海商務印書館

東亞書局

時事評論

里特

雙十節感言——民國肇造，於茲念三載矣！當此舉國騰歡之國慶紀念日，我人追懷先烈，則生悼念之忱；環顧當今，則有多難之感；瞻望未來，尤有歧途之痛；蓋國慶與國難俱來，斯憂與樂異趣耳！距今十五年前（民國八年），孫中山先生於十月十日曾警示國人曰：

「今日何日，正官僚得志，武人專橫，政客搗亂；民不聊生之日也……國民國民……何以於痛苦流離之今日，猶思紀念而慶祝也，得毋以此為革命軍首義之日耶？然而革命軍起矣，民國由之立矣。但革命尚未成功也，革命之目的尚未達到也，尙有待於後起之繼承大業也。」

孰意十五年後之今日，與中山先生警示國人時之情景作一對比，匪惟未改舊觀，抑且變本加厲，以外患言，則自九一八事變訖今，暴日奪去我東北四省，關外三千四百餘萬同胞，慘死流離，沉淪永劫，收復失土，未知何日？而內蒙之自治，南疆之獨立，康藏之叛亂，滇邊海南九島之國土糾紛，無非列強協以謀我之具體表現，寇深國危，我人將何以自處？以內憂言，天災人禍，年復一年，農村

破產，民不聊生，而今歲十四省之旱災，十三省之水患，損失之鉅，殆難數計，兼以東南匪共，尙待肅清，川陝赤氛，蔓延日廣，而各省軍閥武人，割據分裂之情勢如故，以鄰為壘之私念難除，黑暗驕橫，野心未戢，茫茫禹甸，長夜漫漫，凡此警心怵目之現象，無非國慶紀念中之點綴品，我人欲不易歡慶為憂戚，亦不可得？！

雖然，自暴者不可與有言，自棄者不可與有爲，陳立夫先生所謂「檢討過去，把握現在，創造將來」，正足爲我人紀念國慶時之贈禮，回憶二十三年前，革命諸先烈以無量數之頭顱熱血，推誠滿腹，締造共和，其成功固非偶然。而由民元至民十五年，革命軍之北伐，卒至功敗垂成，造成今日混亂之局面，其原因抑又安在？請爲國人一剖述之：辛亥革命之失敗，孫中山先生曾有痛切之批評，謂當時「官僚之勢力漸張，而黨人之朝氣漸餒，只圖保守既得之地位，而驟減冒險之精神，又多喜官僚之逢迎，而漸被同化，以是對於開國之進行，多附官僚之主張而不顧入黨之信誓，三民主義，五權憲法，悉置之腦後，視爲理想難行，……追原禍始，則政客實爲萬惡之魁……惟政客全

爲自利！陰謀百出，詭詐恆施，廉恥喪盡，道德全無，真無可齒於人類……」換言之：革命勢力，始而與曹勢力妥協，繼而被曹勢力同化，終而被毫無廉恥之政客，挑撥搗亂，以陷于全盤潰敗之境，此袁氏帝制，張勳復辟，曹錕毀法之所由來矣！然彼時革命雖失敗，尙有唯一代表革命勢力之國民黨，在孫中山先生領導之下，努力奮鬥，圖謀再造民國，由中華革命黨之成立，至民國十三年中國國民黨之改組，黨之組織，由散漫而趨于嚴密，由個人行動而轉爲服從黨魁之行爲，故黨之力量集中，即創造民國之靈魂復活。北伐軍興後，不數月而直趨武漢，打倒直系軍閥，辛亥革命未完成之使命，庶幾繼續完成。然而不幸孫中山先生逝世後，黨之領袖不存，革命之重心已失，共黨乘之，陰謀篡竊，危機之大，誠無逾於此時，分共以後，黨內惡化份子，漸告肅清，而所謂黨內少數元老，又此猜彼忌，自相離貳，只顧個人之私益，不惜以國家民族爲犧牲，甚至勾結軍閥政客，擴大野心運動，割據之局，於以形成，年來雖經中央迭加討伐，掃除殆盡，而民衆忍受之痛苦，固已不堪言狀。九一八事變以後，各地黨棍武人，尤復趁火打劫，假抗日救國之美名，以遂其要挾搗亂之詭計，實則彼輩東渡賦國賣國求榮之事，早已醜然爲之。

卒至東北淪陷，國難日深，而彼輩於塘沽協定成立之際，更喪心病狂，多方煽亂，如馮玉祥之在察獨立，李陳蔣蔡等之在閩叛變，以及孫殿英之進攻寧夏，此仆彼起，內亂頻仍，致國人休養生息禦侮圖強之計，橫受打擊。直至今日，國民黨中央，欲召開五全代會以解決救亡圖存之大計，而尙有所謂西南中委者，獨持異議，其別具心肝，貽禍國，尤令人痛恨！要之，由辛亥至民十五以前，革命之失敗，係由黨員之腐化與妥協，由民十五至現階段之失敗，由於黨失領袖，革命失重心所致，中國國民黨爲創造民國之黨，今黨之內部既不統一，又安望能担負挽救國家復興民族之責任，此吾人於紀念國慶檢討過去之際，不能不痛切反省者也。

國人乎！民國已過去二十三載矣！由先烈熱血換來之共和空招牌，復塗上暗淡之陰影，我人念締造之艱難，應努力肩負當前之任務，驅逐黨棍政客，擴大領袖制度運動，以樹立黨國之中心勢力；喚起民族自信心，以挽救垂亡之國運，如是則較現在更爲偉大有價值之國慶，庶可創造於未來。國人勉旃！青年勉旃！

寄語華北運動大會 第十八屆華北運動大會，於此高舉騰歡之國慶紀念日正式開幕，聚十四單位千餘健兒於

一。場。其聲容之壯，洵屬盛事！我人除以熱情之希望，遙致慶祝外，謹寄數語，爲我參加運動會諸人及華北青年告：

華北運動會，過去已舉行十七次，然此次大會應有其特殊意義，絕不能與一年一度之例會等量齊觀。蓋國難之深，無逾於此日，而在國難中之國慶日開此大會，其象徵之意義，倍加深刻。我人回憶東北淪陷，忽已三年，訖今失土未復，而整個華北，且在風雨飄搖之中，朝不保夕，故李津一帶，已處於國防第一線，此日振勵民氣，訓練戰鬥，以圖應付未來之危機，實迫不容緩。我人即以此種任務，屬諸本屆運動大會，竊願主導運動及參加運動諸人於開幕之日，振奮其團結與勇往精神，以戰鬥的預習，鞏固國防第一線相期許。庶幾本屆大會閉幕之後，其實際的收穫，可十百倍於往昔。抑我人於此，尙有建議者二事，深冀當事者注意及之：

第一，對於運動之獎勵方法與倡導方式應以之促成普遍化的青年運動會，而非少數運動家之運動會，誠以中華民族之最大危機，在於一般青年體魄之不健全，積數千年文弱，頹墮，萎靡，因循之惡習，造成四萬萬不可救藥之病夫，對個人既不能自救，對國家亦無貢獻，欲以之參加民族戰爭，完成其軍國民之任務，尤屬毫無希望，故此刻

對一般青年，除施以嚴格之軍事訓練外，運動之提倡鼓勵，實足養成耐勞吃苦，守紀律，能戰鬥之精神，以健悍之體魄，奠復興民族之基礎。然而過去舉行之運動會，因獎勵及倡導方法之不善，其結果徒使少數運動家委任冠軍，博得萬人喝采，而給與一般青年之影響，則爲偶像崇拜，少數對體育感覺興趣者因益專門練習，以圖將來奪得錦標，而大多數青年則感到表現運動成績之機會太少，日就因循，無所鼓勵。我人之意，後此大會應特別注意非競賽的團體運動，即於選手的運動競賽之外，令各學校多多參加運動，以表演的方式，檢閱其運動的成績，給以團體獎章。誠如是一般青年參加運動之機會既多，自能形成全體動員之風尚，此應請大會注意者一也。

第二應使東北選手及東北青年團體，舉行特殊表演，施以優待之獎勵方法，以激發國人收復失土之熱情。蓋東北之淪陷於日人，其責任應由全民族負之，東北各地，固不乏熱忱愛國之健兒，徒以大勢已去，無可挽回，而亡國之痛，實時深刺於心靈，足爲他日恢復河山之動力。我人曾憶去歲東北選手出席南京全運大會其致全體選手書有云：「我們眼簾以着這江南的風景，益觸動了國破家亡之悲，我們進入這莊嚴的運動場中，爲令我們想到北陵旁邊

馬蹄形的偉大建築物，男兒有淚不輕洒，皆因未到傷心處，唉！我們說到此處真是泣不成聲！……我們這次來，如果說是來參加比賽，不如說是來報告東北的慘狀，如果說是來表演大身手，不如說是來宣示我們苦鬥底決心……我們深深覺得這回國家空前鉅創，病根是由於國家不統一，政府不穩固，各方不合作。我們熱烈的希望着，這足籃球場上所表現的合作精神，能廣播到各方面去，我們也虔誠的祈禱着，我們心目中要共同競爭的錦標，是恢復東北五個省區的地圖顏色……我們的絕大信心是「中國不亡」，「東北不亡」！

又當全運會閉幕時，東北選手寫書告別曰

「全體同胞！大會閉幕矣，諸位有家歸去，我們還是隨地飄流。這十日盛會中的我們，的確像萍船下的殘生，得以復見故里家園，重視兄弟姊妹，欣幸無量。……我們看諸位團體合作的精神，龍騰虎躍的體魄，的確足使中國有希望的，所以我們願這運動場上所表現的團體精神，能普及到各界能振起民族的力量……我們看看諸位所造成的驚人紀錄，我們相信凡他人所能的，我們無所不能……日人能滅國，吾輩豈不能復之，所以我們由運動場上所帶回來的紀念是「有諸位在東北不亡」，「有諸位在東北必強」的信

念，至於我們自己，當然要站在最前線上去努力！」
我人默念上述諸語，何等悲壯？何等沉痛？東北之心未死，東北之健兒正多，故今日之運動大會，宜對國破家亡之東北青年，多多界以表現運動之機會，而給以優獎，勵其壯圖，將來東北之收復，實於彼輩者正多，此應請大會注意者二也。

要之，華北運動會之任務，非在運動之本身，而在領導整個華北青年，為祖國而戰鬥。我人試思此刻世界各國孰不磨刀霍霍，日夜圖強，彼為我敵國之日本，除歷年以「武士道」「大和魂」相號召外，近又取締學生享樂，凡屬咖啡館酒場舞場，一律謝絕學員，以資警勵。戰敗後之德意志，力圖重整軍備，近又組織「義務服務團」，及「運動團」使學生青年受嚴格之軍訓，以養成耐勞刻苦，強俯服從之精神。至新興之意大利，更於今歲九月頒佈新法，使全國澈底軍隊化，凡男子自八歲至二十一歲，一律授以軍事訓練，而意、德、日諸國之民族，因此充滿活潑興奮之朝氣。反觀我國，殷鑒匪遙，竊願本屆華北運動大會，能切實完成其任務，以「北方之強」為復興民族之活力，他年此日，率全國之健兒馳騁於東北之運動場上，寧非不可企者哉？（里特）

中國民族復興論

（十八續）

張鳳生

二、中國之民族思想及其衰弱之原因（續）

12 秋瑾——瑾生平抗爽明快，意氣自雄，尤好劍俠傳，嘗朱家郭解爲人。自以與時多注，居常輒逃于酒。然沈酣以往，不覺悲歌擊節，拂劍起舞，氣復壯甚。值庚子變亂，時事益亟，瑾居京師見之，獨慨然太息曰：人生處世，當匡濟艱危，以吐抱負。寧能米鹽瑣屑終其身乎！洎甲辰夏，乃東渡日本肄業，稍暇與其同志重興共愛會，而已爲之長，譽日騰起。東國留學慕之者衆，每際大會輒以臨池爲榮，而瑾亦抱奇磊落，往會則振衣登壇，多所陳說，其詞悲感激切，盪人心魄，人之聞者，未嘗不泣數行下，而襟袖爲之漬也。居東二歲而取締事起，學子騷然，瑾以外權之橫，不忍獨留，亦導同志拂衣歸。歸益引女學爲己任，提倡不遺餘力。至丁未五月，皖中事起，徐錫麟馬宗漢等殉難。瑾在紹興，爲知府貴福偵獲其所撰檄文兩通，據以告浙撫張會敷發兵捕之。鞠吏逼瑾供至再三，僅責秋雨秋風愁殺人七字，憤而歸筆，臨刑時，舉目四顧，慷慨就死于軒亭。（以上見碑傳集補卷五十七及黃興傳記。）

14 陳天華——天華性敦篤，少時即以光復祖國爲志，不事家人生產作業，雖筆瓢屢空，處之怡然。日惟著述以鼓吹民族主義。每讀中西史志，輒不勝興亡盛衰之感，至于恫泗橫流，其愛國之忱，發于天性如此。歲癸卯，留學日本，時值俄據東三省，瓜分之禍日迫，朝野皆束手無計，天華大痛，習指血成書數十幅，備陳滅亡之慘，郵寄內地各學校，聞者莫不悲憤。遼湘中志士謀起義湖南，聯絡粵鄂，以共傾政府，天華聞之，即星夜附輪歸長沙，籌畫布置，晝夜不少輟。不幸未幾即敗，清政府飛檄逮捕。天華間道走江西，至上海與志士合，謀再舉。適萬福華之獄起，逮捕益急，不得已復遊日本。蓋自是憔悴憂傷，淚痕常滯，榮然不絕于目矣！乙巳春，發意見書，思單身赴北京，有所運動，爲同學所阻止。十一月日本文部省頒發關於留學生規則，天華益見中國之將鄰于亡，革命之不可一日緩，作絕命書累萬言，遂自投日本大森海以殉。（見陳天華集）

15 陳英士——英士賦性果毅，饒智略，胸襟闊達，而精明過人。中日之役，清廷割地求和，英士時年十九，馳書親友

，誓雪國恥。壯渡日本，與徐錫麟秋瑾諸志士，加入同盟會。越二年，錫麟等遇害，人心憤激，見機有可爲，乃返國間行浙滬京津間，從事革命運動。值日本侵略東省，鴨綠江伐木問題，間島問題，二辰丸等案層出不已，國內反日呼聲甚高，英士奔走呼號，靡役不與。民元前二年，與宋教仁等組織中部同盟會幹部，遍佈機關于各地，實爲武昌起義，長江各省響應之主因。並在滬創辦中國日報，民聲叢報等，鼓吹革命。及廣州舉義失敗，英士隻身入城營救，保全甚多。惟覺南部既不易得志，乃決專心經營長江。武漢起義，清以重兵攻奪漢陽，武昌幾不能守。幸英士躬率同志攻克上海製造局，略取吳淞，光復浙江南京，于是大局得以轉危爲安。嗣又電各省民軍，議建臨時政府，奠定民國基礎，民國四年，袁世凱謀帝制，承認日本二十一條，英士憤甚，決以上海爲討袁根據地，派同志刺殺上海鎮守使鄭汝成，襲取肇和兵艦，揭討袁之旗，以後援不繼致敗。翌年夏，復運動滬海陸軍發難，益遭袁氏忌，嫉使黨羽謀之益急。遂遇害。英士自二次革命失敗後，見多數黨員怯懦變節，異常悲憤，已具爲黨犧牲之決心。嘗自撰聯語云：「扶顛持危，事業爭光日月。成仁取義，俯仰無愧天人。」

「又常抱世界民族革命思想，曾云：『我生平最恨強權，並喜打不平，凡是見到有以強凌弱的事，必爲憤憤不平，現在的世界仍舊是一個不平的世界，所以我願意作世界革命的工作。不過現在的中國，尤其要從速革命。我又是中國人，因此我先着手于中國革命，使中國革命成功以後，我當盡力助各弱國及亡國之民革命，務使世界上強權能完全剷除，全世界民族能獲得獨立自由，我的志願纔算能達到。』惜壯志未酬，中道以歿，實世界民族之不幸也。（參看陳英士先生紀念集）」

16 黃興——興沉默寡言，富于胆智。辛丑冬，鄂督張之洞，派赴日本考察學務，研究中外大勢，洞悉滿清數百年來，純爲壓抑漢人政策，非先從事種族革命，必無改革國體政體之可言。遂留學師範于東京弘文學院，以爲造就革命人才之計。並與楊守仁等創辦雜誌，其所譯著，均以民族民權爲歸。兩湖革命思潮，多發源于此。壬寅癸卯間，俄人侵佔滿蒙土地，興與蔡鐸陳天華等組織義勇隊，雖日拒俄，實含排滿革命性質。其後全隊中有與主義不合者，遂改組爲軍國民教育會，此實學界民族革命團體之嚆矢。而興遂推爲歸國實行革命第一人焉。抵鄂，在兩湖書院演說滿漢畛域及改革國體政體之理由。

張之洞聞而震怒，命院長梁鼎芬拿辦。與乃返湘，在明德修業各校，演說滿清壓抑漢人種種虐政，故湖南革命人物蔚起。旋組織華興同仇等會，以聯絡會黨及軍政學各界。甲辰春初，與馬福益會于湘潭，共謀光復。歸途詩中，有結義憑杯酒，驅胡等割雞之句，以紀其事。尋在湘舉事失敗，福益遇害，乃東渡與孫總理合組同盟會，並創辦民報雜誌，發揮三民主義。乙巳冬，與潛往國內，視察南北各地，親赴桂林巡防統領郭人漳軍中，說其舉兵反正。未幾復東渡，與幹部各同志集議，分派宋教仁等回國運動。自是革命勢力，潛伏各地，而與亦時往來國內外策應指揮焉。逮萍瀏事敗，偵捕益急，與知長江各省，一時不足有為，乃注意兩廣。鎮南關欽廉役，親率同志與清軍鏖戰，所向克捷，威名大震。卒以彈盡援絕，弗能久持。河口敗後，軍事實行，雖暫停頓，但仍側重黨員之軍事訓練，組織體育會于日本，授以戰鬥方法。及廣州新軍首義失敗，與赴南洋籌款，與孫總理定計圖粵，重返香港，依照軍政府之組織，設統籌部總攬一切計劃，與任部長，趙聲副之。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佈署既定，與率百餘人攻督署，張鳴岐早已遁去，縱火而出，遇水師先鋒隊于轅門外，與正舉鎗對準

敵人射擊，被飛彈斷其二指，與仍奮勇衝擊，斃敵甚多，既脫險至香港，悲痛吾黨殉國之慘，犧牲之大，即欲俟傷愈後，躬自蹈殺最為仇敵之人，以報死難諸友，而激厲吾黨于將來。為左右同志多方阻止，不得逕行其願。繼聞楊守仁悲憤黨軍失敗，在倫敦投海死，欲步伍其後，復為同黨所防閑。孫總理及海內外黨人亦多方勸阻，遂忍死以圖再舉。而在兩湖謀為粵援之黨團，見粵軍失敗，已由被動而急轉為主動之勢。武昌事起，與被舉為總司令，與清軍血戰于漢陽夏口間，卒成光復之勛。以民國五年十月三十日卒于滬。（參看黃興傳記）

以上所舉，限于篇幅，未能盡揭其行誼，而其他之為民族死難者，或因傳記無存，尙待搜輯；或為同時殉難，舉一可以概見；然即此而論，吾黨先烈之勇于為國，薄于為己，蹈萬死而不辭，拚肉軀以殲敵，忠奮義烈，洵足與日月爭光，視為近代碧血錄可也。嗟呼！先烈逝矣，而繼志逃事，責在吾人。今試橫覽東北，妖胡竊據；側目西陲，寇氛日惡；中華民族之危機，且有什百倍于曩昔，而聞鷄起舞，懸的致射者幾何人？捐軀身家，誓殲虜囚者又幾何人？惟見終日奔逐于名利之場，以求官之必遂，財之必得。向為身死而不顧，今為富室之美，妻妾之奉為之；而志

行卑劣，專以投機取巧爲事者，更不必論。此等人固心目中不復知有先烈締造之艱難，與其流血之慘烈。偶一紀念黃花崗，或爲各烈士個人紀念，亦不過循例講說，未能有所激發，而數典忘祖，並其姓字亦不能舉者，亦大有人在。此種黨員，雖增至一千萬，抑又何用。而國民寄生于先烈血魂之下，亦當知文山雖陽，在本黨革命時代，不少概見，宜如何搜剔表彰，步謝山之後塵，實責無旁貸。本黨之著道德能文章者，對於先烈之民族思想，更應詳加紀述，以貽後人。毋使代遠年湮，欲究無從。至于貫激民族主義，力行不怠，則有總理及諸先烈之遺訓在，余靡得而詳焉。陳英士先生曰：「辛亥革命，手持寸鐵，集衆數百，武昌一呼，全國振盪者，革命黨之精神有以致之也。癸丑一役，據地數省，擁兵十萬，北軍負隅，而全局失敗者，革命黨中銳氣銷沉之所致也。」又曰：「吾甚愧癸丑以來，凡有聲望者，皆具假面目；以投機于革命事業，不復犧牲其生命，以致民國孱弱，黨名墜地，至于此極。吾已決心，吾願犧牲一己，以償我黨之代價。以挽我國之弱風。吾願掃除世界之惡魔，吾願建造世界之平等。」今據全國數千萬方里之地，軍權政權，皆操于本黨，而不能保固民族，攘絕外患，亦銳氣銷沉之所致也。亦投機于革命者過多。

無人肯犧牲其生命之所致也。吾願革命之精神復活，吾願成功成仁者之繼起。

嗟乎！白山黑水間，往往有義民焉，奪其血魂，以與倭奴搏，而地勢遼遠，身死而名不彰，關內之士，又復酣嬉沉迷，鮮能注目關外，勤加搜求。吾恐僞國文網森嚴，終無片褚隻字之紀載也。然則數十年而後，求如明季之義民碧血諸錄，以明吾族抗戰之迹，揚州江陰諸記，以見敵人之屠殺之慘，且不可得；欲藉以激發民族仇虜之戰，不幾于荒草殘煙，無可研尋者乎？嗚呼！長城血戰，徒騰鬼旗；滬濱肉搏，僅存枯骨，吾人苟不思繼承前烈，收復故土，以慰諸烈士在天之靈，則無以生存于世界，神必殛我，無所逃罪。昔陳更新烈士與陳可鈞陳興華兩烈士約，曰：「驅異族，復漢疆，創民國，三者君若不爲，我當殺君；我若不爲，君當殺我；宗旨既定，開誓既立，海枯石爛無改也。」吾願本黨同志及國人，亦具此決心，有此組合，驅逐倭奴，恢復漢疆，直指顧問事。語云：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一夫作難，三戶亡秦，其力實勝于帶甲千萬，持戟千里也。「我未吞胡恢復漢業，君先懸首看吳荒，」謹誦黃公此句以爲諸先烈用，並以爲同志勉。

(本節完)

國中各派對於時局之認識與其批判

尹鍾麒

我國爲世界最古之統一國家，歷史上統一爲常態，分裂割據爲變例，統一則治，分裂則亂，而分裂割據之局，斷不能抗集權統一之國。又爲東西各國古今所莫能外，近世各國，如德意皆由分裂趨於統一，如日本美國由分權而趨於集權，蘇俄更由統一集權而愈進於鞏固之整體，德國一九一九年憲法比俾斯麥時已進於集權統一，而去年一月三十日國社黨復譁，一變，毅然宣布取消其最有歷史之聯邦制，與意之法西斯蒂，蘇俄之赤黨專政，取同一之態度，統觀今日世界各國政治之趨勢，無不由「已統一」向「愈統一」由「已集權」向「愈集權」之途邁進，用提高其中央權力之一手段，以團結其民族之精神，統制其民族之生活，而其民族國家之地位，亦因之蒸蒸日上。獨我中華民族，自民國革命以還，反由二千年來已完定統一之國家，而退化於二千年前春秋戰國，及唐宋五代藩鎮封建分裂，割據內亂之局面，孫中山先生所謂：「從前革命黨推翻滿清，不過推翻清朝大皇帝；但大皇帝推翻之後，便生出了無數小皇帝，這些小皇帝比從前的大皇帝還要暴虐無道。」十二年一月對第一次全代會講詞，此種現象至今未少變更。

日人譏中國爲無組織國家，實非過刻之論。試觀中央命令實際及於各省者有幾？中央對於各省之無任官權，三無軍權，三無賦稅權。而各省主席自由招兵，自由作戰，自由扣留國稅，自由任命官吏。茫茫禹甸，分崩離析，一盤散沙。祇見省縣林立，此疆彼界，封建集團，到處對峙，舉國擾攘，無非個人行動，地方行動，部落酋長行動，何曾有整個國家行動之表現乎？又何怪四省淪喪，國亡無日也？故今日稍有愛國血性者，不復高談理論而多注意於「建國問題」顯言之：即政權之如何方能集中，國家之如何方能統一也。良以在此無數小皇帝擁兵割據，四分五裂，內亂迭起之環境下，不但一切局部的建設計劃，均屬紙上談兵，於事實毫無影響。而且強暴羶爭之各帝國主義者，乘隙抵間，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國土雖廣，將無實帝子孫立足之地，試問朝鮮人民及今日屈服在滿洲偽國之東北同胞，尙有絲毫「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之餘地乎？故今日中華民族救亡圖存之「當務之急」，莫如打破割據之局面，樹立統一而鞏固之中央政府，建設現代化之民族主義國家。此已爲全國民衆一致之要求，而無人敢復持異議者也。惟

統一之方案，則見仁見智，各有不同，（意圖割據別有心肝者，不在此列）茲約舉數說，略加檢討：

（一）開放政權提前憲政說——此說之主張最力者，可
以胡適為代表。胡氏在其建國與專制，再論建國與專制
，武力統一論，政治統一的途徑等文內，力駁他種統一
方案（開明專制與武力統一）之不可能，堅持民主憲政
之主張，以為：

「今日必須建立一個中央與各省互相聯貫的中央政府
制度，方才可以有一個統一國家的起點。……國會
的功用是要建立一個中央與各省交通聯貫的中樞。他
是統一一個國家一個很明顯的象徵，是全國向心力的起
點。舊日的統一全靠中央任命官吏去統治各省。如今
此事既然作不到了，統一的方式應是反其道而行之，
要各省選出人來統治中央，要各省的人來參加中央的
政治，來監督中央，幫助中央統治全國。……讓各省
的人到中央參加全國的政治，這是養成各地方向心力的
的最有效的一步。」（見獨立評論八十六號政治統一
的途徑，餘篇見獨立評論八十一號）

但蔣廷黻氏吳景超氏對民主憲政之無益於統一，早已
明白揭示。蔣氏謂：

「適之先生相信我們不須經過新式的專制，就應行維
多利亞時代的自由主義和代表制度。……我以為這種
制度絕不能行。人民不要選舉代表，代表也不代表什
麼人。代表在議會說的話不過是話而已。中國近二十
年的內爭是任何議會所能制止的嗎？假若我們能夠產
生國會，而這國會又通過議案，要某軍人解除兵柄，
你想這個議案能發生效力嗎？……」（獨立評論八十
三號論專制並答胡適之先生）

吳氏謂：

「開放政權之後，一部分的官僚，一部分的政客，一
部以學者而兼政客的人，可以躊躇滿志了；但於統一
是無補的，對於大多數人民的福利，更是風馬牛不相
及。我們細想開放政權之後，國民黨與共產黨便可停
戰於疆場相戰於議場麼？武力便可受政治的支配麼？
在各軍閥所管轄的範圍中所舉出的議員，能反抗各該
地軍閥的意旨麼？以前議會中所演的把戲，現在不再
重演麼？假如我們對於以上的答案都是否定的，那麼
我們便可看出在這時候談開放政權，未免是不顧時務
。」（獨立評論八十四號革命與建國）

胡適對二氏所提詰問，未見答覆，大概實難於解答也

。惟查國會制度，雖係歐美產物，而自民元以後，早已移植中土，實施有年。所謂一屆二屆國會議員，有誰非由於各省之所選出者乎？在民十五北伐以前，所謂「連貫中央與各省的國家機關，象徵全國全民族的機關」與「全國向心力的起點」之國會，何莫非顯然存立於中央乎？經十餘年之長期，而「各地方向心力」不但未見養成滋長，且因洪憲帝制，曹錕賄選，法統爭執，使各地方離心力愈演愈甚，而胡氏所謂「各省要搗亂就請到國會裏來大家一塊兒搗亂，各省要建設就請到國會裏來大家一塊兒建設。」之希望與效力，竟茫如捕風。覆車猶在，殷鑒不遠，以號稱實驗主義巨子，抱「不迷信歷史重演」之態度如胡氏者，何獨於最近史事竟善忘如此？竊謂胡氏此論，若在法統恢復，黎元洪二次登臺以前，或能博得多數輿論之同情，今「猪仔議員」爲世詬病久矣，而猶謂「挽救全國離心力之政治制度，國會是一實例」，其誰信之！蓋國會乃憲政時期之產物，必經軍政，訓政兩時期，肅清反動，完成地方自治，人民有行使四權之能力，方能選出「真能代表民意」之議員，而惟真能代表民意之議員，方能負起「幫助中央，統治全國」之使命。今國民黨雖號稱訓政已五六年，而全國人民百分之八十五以上之農民，仍係文盲，不知選舉，

民權爲何物。各省之權操於軍閥，官僚，政客，各地方之權操於貪污土劣，與民十五以前情形，所差甚少，在此輩層層操縱之下施行選舉，苟非代表者輩利益之份子，何能當？以若輩之代言人組織國會，於統一前途，又焉能發生絲毫之影響乎？黎元洪兩次復位，兩次恢復國會，而各省之割據如故，段祺瑞善後會議代表，亦各省所選出，與洪憲帝制之國民代表，同一滑稽，中經曹錕賄選，而國會威靈已如破廟土偶，推落糞窟，臭不可聞矣。迄今猶冀用國會制度，以謀統一與慮夫愚婦向糞窟土偶，乞求靈驗，有何異乎？中山先生常言「民國十餘年內亂紛爭之原因，正由未經軍政訓政而遽躋等以躋憲政，粉飾舊污，未固基礎之結果」。此義時賢早已發揮詳盡，此時已無庸吾人之贅述矣。（參觀本刊第二十六號改革政治現狀之我見）

（二）聯省自治或聯邦說：此說之倡導最著者爲新會梁氏。胡適在民七八年間亦鼓吹甚力（見胡適文存二集聯省自治與軍閥割據）年前福建僞人民政府成立，報載將根據聯邦論懇愿各省以謀合縱，獨立評論八十八號有常燕生氏發表一篇建國問題平議，對各種統一方案，均有相當批評，謂：「今日中國要談建國，要談統一，必須先從創造中心勢力入手。」：「現在確實需要一個領袖。」但又謂：

「這個領袖不是神武英明式的領袖，實力只以能維持他自已的勢力範圍爲限，應該坦白承認中國割據的現狀，正式給予地方實力派以完全自治的權利，在實力派中間樹立起互信的關係來。應該自己承認是一個封建時代的盟主而不是天子，他的責任是保障列侯勢力的平衡，作一個公平經紀人。在平時應該有種類似國際聯盟會議的組織以消弭各方的惡感，在外侮到了的時候，應該學齊桓晉文去糾合諸侯，一匡天下。」最後並申明：「這就是李石曾先生所謂的『分治合作』蓋與汪精衛氏之『均權合治』，亦皆可謂聯省自治或聯邦說之變相也。蔣廷黻氏名此說爲『割據妥協』，其言曰：

「幾年前，適之先生還提議過割據的妥協。他的意思，就是割據讓地割據，但大家成一妥協，一方面不彼此打仗；一方面共擁一個權力較小的中央政府，……可惜這種妥協，絕不能成立，正如國際裁軍會議不能成功一樣。（獨立評論八十三號專論制並答胡適之先生）

吳景超氏暢論其旨，謂：

「有人提倡以聯省自治的方式來統一的這種論調，在過去二十年來，時起時歇，提倡這種方式的，大多數是各地軍閥的代言人。這些軍閥，實力既不足以統一中國，同時又

不希望別人來統一中國，因而消滅他們的實力。所以每唱聯邦自治之說以爲他們的發身符。假如我們現在要擁護這種主張實際便是擁護羣雄固據的局面，這是明眼者都看得出的。聯邦自治的理論，固然不可一筆抹殺，但真正的聯邦自治，也是要統一後才可以實行，決不能以此爲手段，而達到統一的目的。因爲既然談到聯邦，中央與地方的權限，便要實行劃分，此中最緊要的軍權，便應劃歸中央，但在這個時候，要各地軍閥，拱手而讓軍權與中央，豈非與虎謀皮嗎？假如地方有龐大的軍權，豈非還是羣雄割據的局面，與統一有何相干？」（獨立評論八十四號革命與建國）

其實聯省自治，在過去十年間，亦與國會制度同樣經過實際之試驗，趙廷惕在湖南會正式公布省憲（廣永祥在浙江亦經製定省憲）然湘西陳渠珍之割據如故，未幾唐生智與葉開鑫砲火相見，機槍對打，省憲遂淪爲廢紙，孫傳芳之五省聯治，更儼然「封建時代之盟主」。其運命亦曇花一現。當直皖直奉國奉爭權時，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均欲「在羣雄中間樹立互信」（實只在兩雄中間）努力作「一個公平經紀人」。而結果皆演一幕「逼官」之滑稽劇收場。當北伐告成，四集團軍各首領齊集中央開編遣會

「一致決議」凡各地軍隊非編遣會議命令不得自由調動。時中央實力，非僅「能維持自己之勢力範圍」而何？編遣會議非「類似國際聯盟之組織」而何？然會議甫畢，李宗仁尚在中央，而武漢政治會議之桂系軍隊已向長沙長驅直入，遂魯滌平出湘境矣。四川二十年來之局勢，恰為中國之縮影，羣魔中如熊克武，楊森，劉文輝至現在之劉湘，無不會經一度表演「齊桓晉文挾諸侯以伐諸侯」之舊影戲，所謂「類似國際聯盟組織」之成都會議「重慶會議」不知已開過若干次；然川省傳統的「防地主義」何會搖撼秋毫，因爭防地而起之「地方爭奪戰」重演亦不知若干次。若輩當為全川盟主，執牛耳於成渝時，其實力大於各小軍閥幾倍，乃全省統一之前途，迄今仍係渺茫。况燕生氏謂「封建盟主之實力應以維持自己之勢力範圍為限，」則對於「保障列侯的勢力平衡，制止強凌弱衆暴戾的地方爭奪戰，討伐野心無道的暴徒，」之責任，更不知從何處說起也。由上述事實觀之，趙廷惕與熊楊劉用此法不能保障省內各小軍閥之勢力平衡，而完成一省之統一。黎徐段用此法不能保障直皖，直奉，國奉之勢力平衡而完成北方之統一。中央在北伐之後亦用此法不能保障四集團之勢力平衡而維持統一於不破。燕生氏反認為「中國今日只有走這一

條路，」不思此路早經多人走過，何會走通？徒延長割據之年代而已。其原因大概亦「因為現代的中國已經不是完全適用盤古以來（春秋時齊桓晉文會盟征伐）的成例所能應付，羣雄與中央的關係已完全成為勢利的關係，而別無道義的關係為之維繫」歟？老實言之，年來中央，即顯係「走這一條路」，顯係「坦白承認中國割據的現狀」，顯係「給予地方實力派以自治的權利，」中央之與各省，與封建時代盟主之與列侯，有何差異？歷次會議，與國聯會議又有何不同？然而福建人民政府之成立，孫殿英寧夏之進攻，使非中央實力不只「以維持自己勢力範圍為限」，則縱「仗義執言」，其誰聽之？此尤最近之實例也。即所謂「在外侮到了的時候，學齊桓晉文糾合諸侯一匡天下」一條，亦曾經試驗；然自九一八以來，各省在口頭上雖高唱抗日，發電請纓，而直至去年日軍攻入長城各口，華北危在旦夕，仍無不作壁上觀。兩廣福建抗日電文最多，言詞最烈，其抗日之師，報紙亦早傳準備北上，乃日軍已抵深東，迫平津，而該軍始抵湘南邊境，聞距出動之時，已半載之久，事之滑稽，一至如此！猶幸中央當日對於「糾合諸侯併力抗日」之計，未經貫徹，否則華北早為東省之續，燕生氏曷亦善忘如此耶？

(三)以建設謀統一說——此說爲汪精衛氏年來秉政之大政方針，目前各省中南方之粵桂，北方之晉魯，亦皆標榜建設，以圖保境安民，在鄉村中，河北有定縣之縣政建設，山東有鄒平之鄉村建設，建設二字在年來輿論界確有時代驕兒之概。此說大抵本於孟子「以德服人」以「仁義王天下」之旨，以爲中央與各省地醜德齊，莫能相尙，此時大家祇須埋頭建設，在自己勢力範圍內努力「明其政刑」，「制民之產」，「謹庠序之教」，對於割據統一，彼此可不必過問，將來成績最優者，自爲人心所悅服，羣藩所歸命，所謂「得乎邱民爲天子，天下歸往謂之王」也。此理論人人樂道。奈驗諸事實，則吳景超常燕生二氏，均認爲時機未至。吳氏謂：

「現在並不是談建設的時候，歷來的建設方案……雖不能汗牛充棟，也可以車載斗量。但是建設的成績在什麼地方？我們的答案是「一點也沒有！」……主因還是因爲現在乃是一個羣雄割據的時期，而不是一個建國的時期。……試舉幾個例子，便可知建設須以統一爲前提，現在大家最注意的一件建設事業，便是救濟農村。救濟農村第一件事，便是廢除苛捐雜稅。但在未統一的時期內，中央與各地軍閥，都要

培植兵力，於是不得不籌餉，於是不得不加苛捐雜稅，於是救濟農村，便等於空談。又如經濟統制，乃是近來最時髦的一種建設口號；但在中國未統一之前，這類計劃都無實現的可能，乃是我們所敢斷言的。（獨立評論八十四號革命與建國）

常氏謂：

「以建設求統一，這是一句好聽的口號，在現在羣雄割據，互相猜忌的形勢下，建設受財政的牽制，很難如意。在幾千年官僚政治訓練之下的中國，妄想以國家的力量來興作一切，結果每辦一事即爲官僚造一削括人民的機會。……我認爲中國今日要談建設，必須先經過兩個預備時期，第一個是休養時期，這時期的工作是裁兵，裁官，減政，減稅，澄清吏治，剷除盜匪，使人民的負擔逐漸減輕。……人民能力逐漸恢復了，然後再可進入第二個小規模培植時期，這時期的工作是興教育，修路政，扶助人民自動建設，小規模的實業，將大建設的人才和條件都預備好了，然後才能進於第三個大規模建設的時期。……但在現時則幾乎不可能，因爲政治不統一，各方實力派互相猜忌，不能不各擁一部分雄兵以圖自衛。裁兵之說，在目前局勢之下，很難能的。」（獨立評論八十八號建國問題平議）

二氏均認建設乃統一以後之事業，不能用建設爲統一之手段，以建設謀統一，實屬倒果爲因，不問本末終始之序，其言洵鑿案如山。建設在中山先生革命之時期，乃軍政完成，訓政與憲政時期中之工作，必經軍政之肅清反動，排除一切障礙建設之惡勢力，然後方能着手建設，一也。必全國統一，方能歸馬放牛，載戢干戈，減去軍費之負擔，始有建設之經費，二也。民國二十餘年來各地方人民自動從事於小規模或局部之建設者，亦不可勝數，然結果徒飽受苛捐雜稅之層層剝削，甚至葬送於軍閥爭戰，土匪劫奪之一朝一夕，則在統一未完成以前，縱勉強建設，亦無保障，三也。建設必經相當時期，非可一蹴而幾，在統一未鞏固，政局未安定以前，何能保其不半途而廢？民國以來各地方之局部建設計劃，因受政變影響至於功虧一簣者，亦歷歷可舉，北伐以前之山西模範省其最著者，四也。現在中國已列於國際角逐之舞台，一切建設，必由中央通盤籌劃，照顧國防輕重，地方需要，方不至急其所緩，重其所輕。在割據現狀之下，中央與地方，雖乘一時相安無事之機，大家埋頭建設，然而各自爲政，東麟西爪，不但結果必至矛盾重複，糜費財力，而且對於國防不能統籌全局，一旦強寇進逼，徒以資敵。張學良父子在東北所

建設之鐵路，所築之葫蘆島，固竭多年經營之力，耗無量數之財，而今又安在哉？五也。凡此五端，皆足證明未經統一，先事建設，不惟不能，亦實無謂。至以建設完成統一之先例，在中國歷史上亦所罕觀，孟子「以德行仁至王」，「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之理想，當時並未實現，戰國之統一，乃完成於暴秦之武力，後世論者，或以列國諸侯急於近功小利，「目王道爲迂闊，薄仁義而不爲」，以致見伊於秦，致其惋惜。或以上古民情淳樸，可以德服，後世人心詐僞，須憑力取術馭，所謂「上世以德，中世以力，下世以智」之論，即出於此。（當世法家反對儒家仁義，老莊無爲，墨家兼愛，亦多據此立意，）但孟子對其理想之統一方案，亦僅能舉出「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之二例，而徵諸歷史，湯文之興，非僅修仁行義，坐待天下人心之歸服，同時均用過一番「智力」兼併工夫，孟子亦自謂「湯始征，自葛始，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面而征……南面而征……北面而征……」而伊伊之五就桀，是否爲湯所遣間諜，縱屬不可徵信，然最後商之統一完成於以武力伐桀，放諸南巢之後。文王伐崇，滅黎，兼併西方附近無數部落，始膺西伯爵號，得秉白茅黃鉞以專征伐。然文王僅能「三分天下有其二」，書稱「武王伐紂

，紂率其旅若林，血流漂杵。」足見附紂者猶衆，所謂「一戎衣而天下大定」之言，明係史家夸飾贊美之詞。孟子以「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因無以維持其主張，遂祇好謂「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但孟子又嘗言「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而周公東征三年，誅管蔡之事，詩書均見，則周室之統一，亦顯係完成於「智力征伐」之後，且經祖孫父子兄弟三世（誅管蔡係成王時事）之久，後之司馬氏統一三國，實相類似。然則孟子所引例證，薄弱殊深，常有自相矛盾，不能自圓其說之觀。無怪列國諸侯不能信從，而「上世以德」之論，亦無可徵信矣。今日人心機械變詐，更遠勝於湯文之世，加倍於春秋戰國之日，即學齊桓晉文「假仁而行」，如燕生氏所謂：「於實力派中樹立互信關係，發生道義力量，」尙且屢試無效，已如前論；况孟子「保民而王」之「純仁義論」乎？因其說在中國人心上之權威頗大，故縱論之於此。庶使高談「以建設求統一」之仁人君子，亦知其理論之所依據者，並非泰山之固，原係冰山之儔也。

此外蔣廷黻氏尙舉出「再來一次革命」說，以福建爲例，（時閩變初起）但經氏隨筆駁闢，以爲「這個方法也

行不通，因爲在現今中國這種狀況之下，一切革命都形成割據，都會內亂化。」（論專制並答胡適之先生）自後福建組織人民政府，倡言聯邦，果不出其所料。（中國共產黨亦標榜革命，但認蘇俄爲祖國，欲中國被統一於蘇俄，無討論之價值，）常燕生氏尙提出「從外戰中去求統一」說，以俾斯麥，基瑪爾爲例，但亦隨筆駁闢，謂：「這個形勢，也許會到來，然而這種犧牲不是我們所忍言的。況且以中國國力之弱，敵人之強，外戰的結果也許完全和我們相反，我們不必存這種微幸的心思。」（建國問題平議）此說雖從未經試驗，然証以去年長城各口抗日，各省觀望之形勢，及一二八淞滬之役，江西共匪擾亂後方之一事實，則安內攘外之程序，在「民族意識薄弱」之中國，仍無顛倒之可能性。常氏以敵人之強，恐犧牲過鉅，「但當日軍進攻熱河時，抗日軍號稱十餘萬，乃未旬日而日軍僅以七十餘名遂掉臂入據承德。據由前線歸來者言：抗日軍何曾望見太陽旗與倭卒之影？所有如何，「血戰」「犧牲」之激昂悲壯的宣傳，多屬捏造以騙犒品捐款者。然則以此一般口頭犧牲，心裏「保存實力」，口頭抵抗，心裏抱「不抵抗主義」之軍閥，而果走「向外戰中求統一」一條路，若輩嘗利害切身時，能保不倒戈相向爲劉豫，張邦昌，

吳、三、桂、張、海、鵬、石、友、三、第、二、乎？孟子謂「池非不高，城非不深，兵革非不堅利，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東北四省之淪亡，何莫非深中「委而去之」一語之預言？故出路之不通，亦正因割據之橫梗於前耳。在割據未消滅，統一未完成以前，而高談抗日或打倒帝國主義，正與憲政

暴日統治下之東北

(一) 偽國的政治機構

在暴日支配下之偽滿州國組織——傀儡政府，對於于一切軍事經濟文化之設施絲毫不能自主，惟以日本在滿機關——關東軍司令及全權大使爲其太上皇，這是盡人皆知的事體。最近日本駐滿機關大有變更，岡田內閣對於「外務」——「陸軍」——「拓務」三省提出之改革偽滿政治機構案，已折衷通過，今後將取消過去所謂三位一體制（關東軍司令，駐滿大使及關東廳長官）而代以二位一體制（關東軍司令可兼任駐滿全權大使，而取消關東廳長官），以集中統治權於武人之手，而加強對偽滿之政治支配力量。至對偽組織之軍事政務則早置於羽翼之下。茲分述如左：

(A) 關於軍事方面者。偽軍部乃爲最高軍事機關，除統轄全滿偽軍外，並轄有翊衛軍團部，海軍江防艦隊

論及建設論者同一不明本末先後之序，同一犯「倒果爲因」之病也。其所以如此者，大抵由對中國割據之形成，分裂之癥結，缺乏澈底之檢討，或略明邊際又不肯對症下藥耳。

逢白

司令部 中央軍訓處，馬政局，靖安軍等，至偽組織全境之滿軍，均處於日軍環視之下，且軍官多爲日人，極其命令全權，俾無絲毫自由動作。其軍額計二十六混成旅，每旅轄兩團，每團轄三營，但駐吉林者則每團轄二營，總數約在十餘萬人以上。而日軍之駐東北者，在奉天有一師團，吉林偽京有一師團，憲兵兩團，黑龍江及北滿一帶兩師團，熱河有一師團，總數亦共有十數萬人之多。此外，日軍之在鄉軍人，移民於東邊縣者，尙不止二十萬人。偽軍所用槍械，新式者盡被日人沒收，機槍大砲，一無所有。奉天兵工廠規模之大，在我國當居首位，今已依日本計劃而作業。海軍亦只於江防艦隊新近建造五十噸砲艦二艘，十四砲艦四艘，均於日內完成。至於偽國所有參加技術之建設，如海軍測量，軍事地圖等，均爲日滿協定所訂

明，全歸日本担任。

(B) 關於政務方面者。所有偽國各院部之組織，均與溥儀任偽執政時代無異，不過總長易各大臣而已。至其較前不同之處，第一是日人以國務顧問名義，把持偽國全局政務，如現任國務顧問之宇佐勝夫，權位很高，即以偽國總理大臣鄭孝胥之地位，其印章若不得宇佐勝夫之同意，不能附署一國之政務。第二是於各機關設總務名義，以把持偽國行政全部之事務。第三是地方行政機關均設參事官，以把持地方行政，所有東北各縣縣政，均由此參事官措施一切。

(二) 東北之經濟現狀

暴日對於東北的經濟措施，完全實行所謂『統治經濟』，當東省佔領之後，首即努力於管理交通，如去年（一九三三年）成立之偽國委託滿鐵經營既成鐵路之契約，舉凡全境之奉山，瀋海，吉長，吉海，吉會，吉敦，洮昂，齊克，洮索，呼海……等九綫，盡以授諸日本，此外就由滿鐵趕修者，有敦化圖們間之敦圖綫，克山海倫間之海克綫，拉法至哈爾濱之拉濱綫，其他港灣水運，以及一切附帶事業，亦均界諸日人經營，實際上即是全部為日人領有。其次日本在偽，又成立了不少的新興企業會社，其目的

不過在實行排擠和代替我國的舊有企業罷了。茲分述如左

(一) 製粉株式會社。日「滿」製粉株式會社，以日商三井三菱系為投資中心，並以東拓大倉兩事日本製粉等會社之股份暨偽中央銀行資金，共集資本金為偽幣二百萬元，即以前東三省官銀號，所辦之東興火磨，被日人收買為製粉第一第二兩工廠，黑龍江慶信公司化縣所成立之火磨公司，亦被日人收買為製粉工廠，本年六月組合，七月二十四日即開始營業，社長則為日人松本真平氏，事務員中澤正治氏，技師全部為日人，現正從事工場改革業務進行，其晝夜生產能力，第一工場二、五〇〇布袋，第二場為七〇〇布袋，綏化工場為一、五〇〇布袋，此日人統制北滿製粉之情形也。(二) 洋灰株式會社。關於洋灰株式會社之創立，日人在事變後，屢次計劃，均以各地義軍勢大，未克實現。近來日人角田東邦電力社長，森島總領事逝光氏等，積極提倡創辦之結果，募得資金偽幣五百萬元。俟明春解冰期，即可製品出售，預定原料生產之礦量在三千噸以上。可稱為山嶺中之石灰山。故三棵埠頭工場，計每年可採五萬噸，北滿現在需要三萬至三萬五千噸，連年增加，今後都市計劃，河山修築，鐵道工事一般建築等，三年

後增三千萬噸，前途仍無限制云。(三)酒精有限公司。

日「滿」合辦之大同酒精股份有限公司，資本金爲偽幣一百六十七萬元，去年十一月創立，該公司設在哈爾濱南關馬家溝，社長係「滿人」副會長「日人」，製品爲新高梁酒，可做飲料及燃料。現在正研究製其他各種酒類，以廣推銷，并將現擬創辦之有關重要企業，會社名目，資金總數，臚列如下(單位千元)

會社名	資本金	會社名	資本金
北滿製糖	二,〇〇〇	滿洲製糖	一〇,〇〇〇
大滿洲忽市麥碾	一〇,〇〇〇	日「滿」亞麻紡織	六,〇〇〇
太陰貿易公司	五〇〇	企業販買交易所	二,〇〇〇

但日「滿」亞麻會社本店設「奉天」辦事處分設拉濱河北北滿東部線方面，原料收買，製品販買，均由本店主持辦理。他如五十萬以下之企業，如與國製粉，松黑運輸公司，東洋啤酒，日「滿」釀造，太陰公司，化學工業部等，亦籌擬辦理中云。(四)化學工業會社。本擬去年五月成立，但規模不大，今年更加擴充，本年秋季將存貨品出售於市場。該會社資本金約二千五百萬元，已收足了半數，計每年可產硫黃八十萬噸，每噸價格現值四十八元至五十元之譜。其生產量亦可謂鉅大。(五)製鉛會社。該社

爲日本內地生產者多年喝望之事業，於一九三三年一月成

立，資本金爲五百萬元，已收足一百二十五萬元，當成立之初，頗得日本軍部及關東軍與滿鐵之後援，其製鉛之原料，爲我遼寧省煙台撫順所埋藏者。(六)啤酒會社。該社爲日本麥酒及吉林麥酒兩社會出資與實業合辦而成，其資本金爲二百萬元，金額收入，每股金額二千元，總股十萬股，內有一萬七八千股歸發起人，七萬二三千股歸贊助入，餘一萬股爲社外公募，已在本年二月正式進行，其總社設於瀋陽，工場亦設於該地，該社正在建築中，完工期約在明年秋季，故成品出售當在明年冬季。預定每年可產啤酒十萬箱，當就東北每年所需，爲數也在三十萬箱以上。(七)滿洲電氣聯合公司。此公司於去年八月決定要綱後，現正積極準備進行，其要綱爲：(甲)此公司爲日滿合辦之「滿國」法人，(乙)資本金定爲九千萬元。(丙)暫時經營長春，奉天，大連，營口，安東，吉林，哈爾濱，齊齊哈爾等八大市之電氣事業，(丁)此公司不公開募集資本，僅由滿洲國政府及滿洲電氣公司提出一切現物。(戊)另由日滿政府制定關於電氣事業之各種詳細法規。總之，日人之銳意經營各種企業，即是在盡量攫取我東北的寶藏，以日滿合辦的美名制我民族工業之死命。

有了上述種種情形，所以兩三年來，在日人統制下之東北，竟使農村破產，貿易衰落，陷於不可收拾之境。事實上，我們試一考察去歲與今年東北對外貿易入超之鉅，即可以想見其經濟不振之景象，查東北去年上半期的貿易額，其出超之數目為一千一百五十萬元，今年上期則增加到四千九百二十八萬九千元，茲將去年及今年上期之主要輸出品比較，表列如下：

主要輸出品（單位千元）

（今年上半期）	（去年同期）	（今年上半期）	（去年同期）
大豆	〇、九三六、八八〇	棉織系	三、三六〇、三、六三六
小豆	三、五八六、三、四八九	野蠶系	三、三六七、一〇五
高粱	一、九二五、一、三六〇	毛及毛系	一、二二六、九〇三
落花生	二〇、〇三九、四、七六一	鐵及鋼鐵	四、七七一、五、三六七
蘇子	三、八六三、二、〇二二	皮革	一、九三三、一、七二〇
小麻子	三、九三三、一、五七一	油	六、二七九、九、七二〇
製鹽	一、三〇七、一、〇六八	炭	一、三〇三、四、五二九
砂	一、三〇三、〇、六三六	井	三〇、四二二、〇、六三六
小米	三、一八〇、九四九	礦物	三、〇七六、一、〇一〇
小麥粉	三〇、八六二、四三三	車輛類	二、三二一、六、六〇八

砂	三、九三三、三、五三三	機械類	二〇、一六三、二、一八
酒類	二、六九九、二、七七	鐵及鋼鐵	九、九〇〇、三、五三三
煙草	五、〇六八、〇、三五	銅及其鑄	一、一三三、三〇三
棉花	七、〇三〇、五、四三六	紙	四、三七三、三、五〇七
棉織物	二、五二四、九、九九	油	一〇、一〇一、六、五五一
麻及麻織	一、三五〇、四、六七七	藥品	五、〇三三、五、四九九
綿織物	三、七〇三、二、六〇〇	染料	一、〇九六、二、一六
毛織物	三、五九九、二、〇七七	建築材料	三、五七二、一、三〇〇
麻袋	五、八三三、四、八七七	石油	五、九六六、三、五三三
絹織物	三、五〇六、三、一三三	綿毛交織物	二九〇、三、四四

以上表中，我們可以看出今年上期的輸出品實較去年同期銳減，其主要的原由，乃是在於日貨之不斷的侵奪，而使東北的經濟走向殖民地化的破產過程。最近，日本爲了要實行其整個的侵略計劃起見，在東北開經濟會議，其主要內容，可分六項：（1）雙方在偽京設立日滿經濟會議，商議關於日滿經濟之重要事項，以建議於兩國政府。（2）關於關東州之租界及日滿之經濟關係，均由本會議議決之。（3）日滿經濟會議，依據兩國間條約設立，並受兩國政府之監督。（4）本會議議長，由日政府任命之首席委員充任。其辦法是：（甲）日政府任命委員四名

以駐滿最高代表兼任議長。(乙)滿政府任命委員四名，國務院總理參議府代表實業大臣總務廳長。(5)有委員四人以上之要求，隨時得由議長召集開會。(6)一切議案由過半數委員表決，如可否人數相等，則由議長決定。所謂日滿經濟會議的主要內容，大概如此。將來此會議案如果實現，則東北之經濟生命，更完全爲日人所扼制了！

(三)日人的奴化教育

在暴日下之東北，無條件地禁止一切言論出版之自由，固無待言，最近更實施奴化教育，以完成其文化的統制。此種奴化教育之目的，完全在於銷滅我東北同胞的民族意識，根本改造我青年思想使之成爲真正的親日分子，以便永遠統治東北。目前東北四省學校，計小學有一萬一千三百九十五所，中學一百九十所，職業學校六十七所，師範學校一百二十三所，在這些學校中，均滿佈日人教員，且多爲日本人當校長，課材則注重日語，並宣傳其所謂『王道主義』，及日本之光榮史實等，而最近更由傀儡政府，推行進一步的奴化教育政策：

第一，擴充教育經費，普及奴化教育——查偽文教部於一九三四年度增加預算，其經常費與臨時費之合計爲六百一十萬四千六百八十八元，比較過去之九十三萬元，增加

到六倍以上。其規定計劃爲：(A)設立高等師範學校，爲所謂偽國之最高學府，養成中等教員之機關，以舊吉林大學爲校址，規定經費爲三十萬元，現已於偽文教部內設籌備委員會，本年度已招生一百五十名，已於八月上旬開學。(B)農業專修學校，——原計劃設立農工商醫四專門學校，其下再各設置一中學校，本年度已先將農業專修校學設立，校址設於奉天。(C)教員講習所，——將現在新京(長春)教員講習所加以擴充，改三個月講習時期爲半年；同時更加添學員人數，擴充校舍；並於各地方均設立教員講習所。(D)留學費。——設置留日學務官分署，由駐日公使館管轄，聯絡文教部與留日學生間事務，並充實官費留日學額。(E)保存古蹟古物，——設立古蹟古物保存會，調查民有者，沒收歸官。(F)社會教育，——以五年爲社會教育計劃，充實各地民衆學校，地方博物館、圖書館、電影事業……等。(G)編印小學教科書，免費發給學生，並組織清朝實錄編輯委員會，以事編輯印刷。

第二，力謀統制小學教育。日人在滿鐵沿線所設立之小學校，向有專收日人之小學校及專收華人之公學堂及普通學堂。最近此等學校之教職員等，已組織所謂初等教育

研究會，並已於八月二十五日在瀋陽舉行所謂日滿聯合初等教育相互研究大會。日人久擬合併普通學堂爲一體，乃假借紀念本年四月三日日皇檢閱初等教員名義，遂決定每年特別召集所謂日滿初等教育聯合會，屆時凡東北各小學校均派代表參加，表面上謂係討論日滿教育之具體的問題，實即計劃如何使整個的小學奴化教育之進展。

第三，取消中國國音字母——長春偽教育廳長會議，吉林教育廳長榮孟枚提議取消中國國音字母，其理由爲讀習中國國音字母，實予青年以對中國之觀念，培植反滿抗日之基礎，當經決議通過，刻已命令不准學生讀習國音字母。

第四，改家裏教爲國裏教——日人對於東北民衆，除利用教育方法以奴化外，以東北民衆强悍，不易馴服，遂在各級社會積極提倡宗教或封建組織以資愚蒙，近更對於在東北之所謂在「家裏」，改爲「國裏」，以圖收買各分子作政治活動，並限制其受我方之「利用」。現又將各

地之「清理」（即戒除煙酒之公所）亦編爲正式宗教團體；在瀋陽成立所謂「善道理善聯合總會」，於市鄉各地成立分會支會。日人的目的，不過是在利用宗教，提倡封建思想，以醉麻我東北民衆之反日意識而已。

日本除了在文化上盡量設法奴化我東北四省民衆而外，最近更有奴化蒙民教育之設施。日人之奴化蒙民教育，可分爲二：（一）在興安領區設立蒙古軍官學校，以期造就奴隸軍官。（二）在長春成立大陸科學院，容納蒙民入內研究，其實目的完全在引誘蒙民親日擁護。又，長春偽協和會中央事務局迭派宣傳考察員往熱河蒙旗，以利（購馬）引誘蒙古王公，意在將熱河蒙旗連絡統一，編入興安總署，俾進一步吸收蒙古區域，吸收察綏蒙古王公，假借扶助自治等美名，以作將來圖謀蒙古之準備。所以，蒙古軍官學校及大陸科學院之設立，不過在進行其初步的文化侵略而已。

袁崇煥經營遼邊之偉績（上）

半濤

袁崇煥字元素東莞人，萬曆三十四年鄉薦，四十七年中進士那年他正三十六歲，朝廷授他邵武知縣。他的爲人

非常慷慨而且極有膽略，最喜談論兵事，若遇見老校退卒他必要拉住他們，讓他們講說塞上的事情，因此他對於扼

塞的情形非當明白，常常以邊才自許，到了天啓二年正月朝覲在，都御史侯恂請破格用他，於是擢爲兵部驍方主事。沒有多少天請兵破了西平堡，廣寧守將孫得功納地投降，王化貞，熊廷弼逃回關裏，京師大震遂戒嚴。崇煥乃單騎出京門，去調查關內外險要地勢，那時部中失了袁主事，可是他家裏人也不知道他的去處。過了幾天他把形勢調查清楚，回到部中就上書細說關上形勢，並奏言：「予我兵馬錢穀我一人足守此。那時廷臣皆稱其才能，臺省交薦，復超擢僉事，令他和閻鳴泰監軍山海。崇煥上疏請調廣東步兵及廣西狼兵，並發帑金二十萬招募新兵，這是他向來以遼人守遼土的主張。那時熊廷弼正聽勸都下，崇煥因爲要走到他那裏去辭行，他問崇煥此去有何計劃，崇煥說：「主守而後戰。」廷弼聽了大喜，認爲極有道理，於是替他畫了一張新地圖，是從遼東直到宣府一路上的要隘。並且注列戍守先後事宜，彼此商酌了一日纔完。當時關外各地都被哈喇慎諸部所佔據，所以崇煥只得駐關內護北都。三月王在晉經略遼東和薊遼總督王象乾定撫事，沒有多久哈喇慎諸部全都納款來降。六月在晉令崇煥移駐中前所監參將周守廉遊擊左輔兩屯軍經理前衛事。不久又令袁崇煥到前屯去安置失業的遼人，他得了命令就深夜前往，

行於荆棘虎豹之中，毫無所懼，天交四鼓就到了前屯，城中的將士沒有一個不佩服他的膽量的，在晉自此頗爲倚重他，題爲寧前兵備僉事，但是崇煥知道在晉毫無遠略很看他不起，所以常常不遵他的命令。後來在晉議築重城於八里舖，崇煥以爲不可，力爭不得，乃奏紀首輔葉向高，向高以爲此事不可隨便臆斷，那時大學士孫承宗請往勘地勢向高許之。六月二十六日承宗抵關，看了形勢以後就駁了在晉重城之議，承宗集將吏討論應當守什麼地方，閻鳴泰主覺華，崇煥主寧遠，在晉及張應吾，邢慎言全都以爲不可。承宗登中前城遙望寧遠形勢，恰似天設重關用來保護神京的一樣，那裏可以不守遼崇煥之議。那時義州俠士楊三聚衆十餘萬人自正月閉城拒守，令畢麻子兄弟分領其衆佔據十三山設寨固守，敵仰攻不能下，就築長圍以困之。難民十餘萬久不能出。於是衆募死陳天民入關請救曰：「十萬義民忍死待救！」在晉聽了並不理會，崇煥請將五千人駐寧遠以壯十三山之勢，別遣驍將救之，他的意思寧遠去山二百里，便則進據錦州，否則退守寧遠，奈何委十餘萬人置之度外。承宗謀於王象乾，象乾以爲關上軍銳氣新極不可再用，議發掃部（地名）關者三千人前往，承宗也以爲然，就把這個計劃告訴了在晉，在晉聽了又不採用

，於是十三山義民遂遭陷沒，逃回來的不過六千人而已。

七月承宗還朝力言在晉不足任，並奏言「崇煥英發貼實，綽有擔當，自願爲大將，臣取其志尙欲練其氣，遂罷八里舖築城之議。」八月插部虎墩鬼（部名）就款，十三日在晉令閻鳴泰、袁崇煥出關掃盪；象乾復呼貴英怡等而勞之，因是虎墩鬼，炒花，小歹青諸部，來就款。自關以東頗息驚。是月承宗自請督師經略遼東，在晉調南兵部尙書，鳴泰推遼東巡撫，崇煥陞調永平道。九月初三日承宗批關

，越發誠倚重崇煥，崇煥內附軍民外飭邊備，勞績大著。十二月鳴泰令崇煥虛伍，崇煥立斬守備莫大功勞私僱者二人，承宗怒曰：「監軍可專殺耶？」崇煥頓首謝罪，他果於用法的，地方，大多如是。天啓三年六月鳴泰被劾聽勘，朝廷張鳳翼巡撫遼東，鳳翼力主守關與承宗意見不合；九月承宗復召集將吏議所守，將吏也多願守關，馬世龍請守中後所，崇煥仍力主守寧遠，承宗從其言，僉事萬有孚劉詔力阻不聽，於是命滿桂借崇煥往守。起先承宗令祖大壽築寧遠城，大壽料着中朝不能遠守，僅僅的築了十分之一，且並疏薄不中程式。崇煥至，乃另定規制城高三丈二尺，雉高六尺。址廣三丈，上二丈四尺，令大壽和參將高見、

賀謙分督工程，明年落成，巍然壯觀，遂成了關外重鎮，

加之滿桂勇敢善戰，崇煥勤勞職守，誓與此城共存亡，他又能善撫士卒，所以大家全都願意替他效死力。自此商旗輾轉，流移駢集，遠近全都目此爲樂土。這真幾十年來罕有的事，以袁應泰之忠誠，熊廷弼之方略，均是邊方有數人物尙不能如此，可是崇煥能在一二年前竟將遼治理到這步田地，我們不能不佩服他幹事的精神了。天啓四年承宗疏陳邊防大計，極言寧遠可戰可守，請勿搖衆議，已而復言臣願用崇煥之彈力，卒心以急公，不願用腰纏十萬之逋臣，閉門誦經之孱膽。我們看在晉胸無遠略，他固然要倚重崇煥，可是承宗確是個有識見的人，然而他也不能不倚重崇煥，可見崇煥在當時實在是個不可多得的人。承宗欲崇煥專意邊事，所以告訴他應當辭了山石而專寧前，乃可有爲。於是補崇煥爲寧前道。九月崇煥偕大將馬世龍王世欽率領水陸馬步軍一萬二千人東巡廣寧謁北鎮祠，經過十三山到了右屯，纔由水路泛三岔河而還。他回來後就對承宗說，請復錦州，右屯諸地，當時承宗以爲時機尙未成熟，乃止。不久崇煥以五防敘勞選兵備副使，再進爲右叅政。十月崇煥聞父喪返魯潤，薊遼總督吳用先奏稱：「前衝缺道，藩籬虛。」詔下奪情視事，崇煥兩次乞終制又乞給假全不許，這纔回任。天啓五年夏承宗和崇煥計遣備將分兵

進佔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繕修城郭，軍民居之，從此寧遠也成了內地，他這一次開拓疆土有二百餘里，他這種敢幹快幹的精神真是了不得，我們算一算他自從天啟二年抵遼到現在才不過三年，你看他和虎墩兔，炒花諸部，築寧遠城，又佔據錦州右屯諸地，那時清兵悍的了不得，誰人不怕，可是崇煥縱橫關外，觀清兵如無物，拓地二百餘里，他這種驚人的功績可以說一千年以來很少見的啊！先是九月裏世龍遣哨將魯之甲，李承先襲耀州，清兵從柳河抄了他的後路，於是大敗，關外士卒敗潰西奔，崇煥狂呼邊境各處守信地，城堡方得保全，這一次完全是他鎮靜的力量，不然心中一亂退軍關裏，則前功完全盡棄了。那時京中得了柳河兵敗的消息，臺省劾世龍及承宗章疏數十上，承宗知事不可為去志遂伏。當時魏忠賢的勢力一天大似一天，崇煥見奸臣當道恐怕邊事不可為，要和承宗一同罷去，承宗勸他以國家為重，作臣子的要和諸葛武侯一樣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聽了這番話也只得罷了。到了十月初七日朝廷果能承宗職以兵部尚書高第經略遼東，高第在部裏的時候以柳河之敗，舊鎮倉皇撤防右屯大凌只供哨憩不為信地，就移檄鎮道撤回寧，錦諸防地，說關外一定不能守，令將士全都移守關內。當時

督屯通判金啟宗知了這個消息，就上書給崇煥說：「錦右，大凌三城皆前鋒要地，倘收兵退守，是既安之民庶復播遷，已得之封疆再淪沒，關內外堪幾次退守耶？」崇煥據書即具揭言：「兵法有進無退，錦右一帶既安設兵將藏却糧科部署屬官，脫一移動示敵以弱。前柳河之失營緣若輩貪功所致，乃因而撤城騷動居民，錦右搖動，寧前震驚，關門失障。若必如閣部言講之又讓至無可圖而止。今但擇能守之人，以左輔守大凌河，樊應龍等守右屯，更令一將守錦州，三城屹立且守且前必可恢復。蓋聽逃將儒兵做法以為深哨之地，此則柳河之故智，成則曰敵變，不成則曰巡河。天下人可欺，此心終是欺不得，則聽之能者，本道說一聲明便去也。」於是復乞終制仍不許。高第抵鎮即上裁巡撫下檄世龍撤寧前兵，崇煥說：「我寧前道也官此當死此，我必不去。」我們看他前後兩段話，真是字從血性中，慷慨淋漓敢說敢做，高第雖然他上司有什麼辦法？也祇好聽他自己作去。乃撤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各地方的守具，盡驅屯兵及百姓入關，拋棄了十餘萬石的糧米，婦人老幼不堪其苦，死亡載途，哭聲震野，民大怨而軍心也從此離散了。我們看看崇煥自只從天啟二年到遼東築城復地開拓疆出二百餘里，萬苦千

幸慘淡經營，當此之時，正該一步一步的往前發展，征滿洲，取高麗，前途遠大，正不可量。可是高第一到硬說關外皆不能守，驅兵民入關。把崇煥幾年的心血和勞力，竟一旦棄掉，這是多麼令人痛心的事情啊！高第說爲也正是抵抗主義，和我們九一八事變一樣，你不想你不抵抗，敵人纔正好趁此時機得寸進尺，他既得了以後，還肯好好的還給你嗎？恐怕就是傻子也知道沒有這樣便宜的事罷？可是高第撤兵錦右，自壞藩籬，幸有崇煥可以恢復。如今也有人保持不抵抗主義，而東北淪喪，錦繡山河爲人所有，我們在那裏去找袁崇煥來再替我們收復失地呢？十二月崇煥進，按察使，令他視事如故。天啟六年正月高第激崇煥會議，修守關門，崇煥力言錦州係寧遠藩籬，城垣壞損應急修築以資保障，但是高第並沒有聽他的話。那時清朝知道高第是無能之輩，遂於十四日發兵西渡遼河將至右屯，守將周守廉棄城而逃。於是清兵前進甚速，當時錦州及大小凌河，松山，杏山，塔山守將左輔等人知道清兵聲勢浩大，也都燒了房屋糧糈而逃。崇煥聽了這個消息，就與大將滿桂，參將祖大壽，守備何可剛等召集將士誓死守城，崇煥更刺血爲書，以忠義鼓勵部屬，給他們下拜；於是士卒全請效死。

這時崇煥燒了城外的民房，令他們帶了守具都進城來，清

野以待清兵，崇煥又椎牛殺馬，引佩刀自割其肉烹之以饗將士。我們看崇煥固守寧遠揭上說：「敵人入犯，本道與總兵滿桂同知程維祺住扎寧遠爲死守計，城內以廣武營步卒守之，更撤中左所都司陳兆蘭帶領步兵與都司除敷奉憑城爲守，總兵標下內丁城上及四門爲援，本道督內丁專一城內搜查奸細，其傳宜督陣則中軍孫紹祖何可剛霍一厚，李國輔，黃惟正，彭簪古等是也，修武營參將祖大壽領營內健丁出與水丸塞冲爲援，前鋒既撤王承胤，蕭升左副將不許西入，領其轄下之兵綠紅羅山一帶堡在敵後，副將朱海，海駿馬廣，鄧茂林各備其健卒與祖參將合營爲寧遠外援，其各小堡俱歸併於豐寧遠各堡官，如孟繼孔，孫呈惠，王泰運，固良馱，張守仁，俞國鳳，戴光祖，孫定遠，趙邦寧馬兵一二百或敵千俱攢而入在大營中從北應援，水營遊擊姚禹賢，喬桓，李士登，都王錫芹，守備王鰲，查應才各簡其船上勁兵援之於南，中石所城雖小然在寧遠之後稍緩，該將劉永昌與尤岱自願死守應聽之，總兵趙率教自應以步卒守其信地爲寧遠之後其馬兵，各各小堡主務戰將如贊成功，高如嵩，孫繼武，劉應道，陳應龍，張弘謙等俱應各領其所馬兵從西應援。總之；今日以寧遠爲前鋒，寧遠一固則敵必不敢舍寧城而西，寧遠不守諸城堡如中

右中後未必能存，又當集關內之力援前屯。本道身在前衝，奮其智力自料可以當敵，然事變不可知且敵之蓄銳三年，其圖我必深，萬一不測，本道定與此城爲存亡，而本道申明內有各將領或守或援俱當與本道爲存亡，結連一處彼此同心，死中求生必生無死，但恐賢愚不一除臨陣退縮本道法所當及徑於軍前誅之，其法所不及者懸上臺必正之法，蓋各人未必有可一之心，惟齊之以必一之法，則心無不一矣。若潰而入前屯趙總兵以賊論執而殺之，放一賊過前屯亦總兵趙率救之罪，總兵楊麒固守關門即放一逃兵入關亦楊麒之罪。本道除通行各將領外，合行發抄。」於是人心大定，而士卒也都齊心用命，我們看當時清兵蓄銳三年，其勢洶洶不可嚮邇，況且高第盡撤屯兵，又不繕修錦州城垣，使寧遠孤立這是何等的危險。高第得了消息恐懼萬狀，朝中諸臣也都束手無策（見下文），可是崇煥毫無畏懼之心，從容佈置井井有條，焚屋運糧清野以待，用忠義來鼓勵將士，椎牛殺馬來犒賞將士，嚴厲行軍法來齊一將士，以必死之心來嚴責將士，恩威並用各得其宜，你看他的勇敢，他的膽量，他的智謀都是別人所不能及的呀！二十三日清兵到了寧遠，越城五里截住去山海關的大道上來駐營，命他捉去的俘虜入城讓他告訴崇煥趕快投降，並且恐嚇崇

煥說：「吾以兵三十萬來攻此城破之必矣。」崇煥說：「來兵稱三十萬虛也，約有十三萬，再修治寧遠決死守距背降耶。」那時崇煥令兵士偃旗息鼓，使城中好像沒有人一樣。明日清兵進攻，如同排山倒海的一樣來了，全都戴楮穴城，矢石攻打不退。於是崇煥令關卒羅立發西洋大礮，把城外的清兵打死了好些，他們纔退，第二次又來攻城又打死了好些，清兵這纔喪胆解圍而去。可是通判金啟宗也就因爲造火藥不留神，被火藥燒死，啟宗也是個有才幹的人，又能得民心，我們在上文已經提過了，這時一旦死了，真是可惜！起初清兵長驅直入，高第得了警報倉皇無計可施，乃以關兵才有五萬八千人而清兵則有三十萬人入告。兵部堂書王永光得了消息，就大集廷臣討論應付的方法，但是廷臣之中沒有一人敢說守的，更沒有一人敢說戰的。是以中外全說寧遠必失無疑。及至得了崇煥的捷報，舉朝大喜，立擢崇煥右僉都御史蠶書獎勵，滿桂等都進級有差。那時清兵攻打寧遠失利，分兵去打覺華島參將冠都司王錫斧等死之，清兵又殺了軍民萬餘人。於是工部左侍郎崔呈秀立劾高第與楊麒失援致敗，所以朝廷就把楊麒削籍爲民，高第也罷職還里，乃以王之臣代高第，趙率救代楊麒。當時清兵兇悍異常，所向無不摧破，以此不論文寫

武將於清兵沒有敢決定戰守之策的，而崇煥以孤城固守，竟能打退清兵，這種敢守戰的精神他實在是第一次呵！

剿匪軍陳誠部克復驛前血戰記

驛前爲一市圩，在白水之南，北通廣昌，南通石城，

西南通寧都，實爲石城寧都匪區之主要門戶，亦即爲所謂

「基本蘇區」之重要地區。自上月三路軍陳誠部克復白水

頭陵新安一線後，我人即早已料定在白水驛前之間，必有

一次更艱苦更激烈之血戰；蓋白水以南，山巒綿亘，地形

複雜，匪爲保衛驛前石城計，此處實其最好負隅扼守之地

帶也。果也，此次克復驛前之戰，悲壯激烈，可泣河山，

而匪軍蒙此一役重大之挫敗，情勢乃更狼狽不堪；蓋此次

驛前之克復，不僅爲剿匪軍事，自克復廣昌以來，又一次

之勝利展開，亦不僅爲匪區重要門戶之捐毀，與取得進攻

石城必然勝利之保證，其最重要者，乃尤在於匪軍所謂新

戰術戰略之澈底粉碎也。以此一勝，匪方軍心既愈益恐慌

動搖，匪方首腦更都心驚胆破，脚亂手忙，周匪恩來曾向

匪衆發出警告，謂「大戰即在目前，九十月間將爲決定生

與死的重要關鍵，其色厲內荏之情態，已顯然可掬。此

一戰役，記者曾隨軍前進，目擊一切，茲特追紀戰鬥經過

詳情如下，以餉國人。

○變更策略……匪軍自廣昌慘敗，頭陵白水又相繼爲我三
路軍收復，北方門戶洞開以後，即深感力

結勢窮，無法阻遏國軍之大步前進，同時於國軍步步進逼

，步步緊縮之確鑿政策，更深苦無法應付，勢成束手待斃

，於無可奈何中，乃一變其向來游擊戰與運動戰之策略，

改換方針側重防守，遍築工事，步步設防，採用堡壘戰術

，施行運動防禦戰，負固憑險，節節作頑強之抵抗，以期

達到所謂「誓死保衛基本蘇區」之目的。

○強固工事……而驛前以北之劉李尖，牛屎台，大嶺格，

豹子山，洛寨一帶地區，又山勢險峻，地

形複雜，匪軍乃利用此種好負隅之地帶，構築寬廣與縱深

各二十餘里之網狀陣地，於每個制高點上都構築主堡，高

踞山嶺，碩大無朋，其構築方法，爲就自然地面，掘成環

狀或半環狀之散兵壕上，覆以中徑三十生的以上之大樹木

兩三層，再加上一米厚之積土工作爲掩蓋，施以偽裝，而

於其上堆積自然土作成堡頂，以爲吸引國軍攻擊之目標。

復於主堡之側，以散兵壕小土堡或半月堡，連結作成側防

機關，呈羅棋布，環繞於主堡之四周，鹿柴外壕，以防地

實，所不具備，若國軍不察，直趨主堡，則各側防工事，同時開始射擊，形成交叉火，使攻擊者進退皆不可得，然復以挖置之預備隊施行包圍逆襲。此種工事，極為匪困，而其設計，尤為周全，匪軍佈置甚久，自認為銅牆鐵壁，誓死堅守，決不放棄。

○匪首之言……三五兩軍團，偽三軍團長為素稱悍悍之彭匪德懷，其所部亦為匪軍之主力，極皆用於突擊，此次乃用於防守亦可徵匪方對驛前之重視。七月二十九日，彭匪前在莊下召集營長以上幹部開軍事檢閱會，對匪徒訓話云：「驛前是石城寧都的主要門戶，即基本蘇區之主要地區，斷不容輕易放棄，但此處又為白軍必進之地，故非誓死保護不可，我們即剩一兵一卒亦必與敵作殊死戰。」同時偽三軍團政治部機關報火線上，亦高喊「誓死保衛赤色驛前和石城，我們現在應在保衛赤色驛前與任務的周圍，最堅持的與×××主力頑強抗戰到底！」周匪恩來在偽紅星報上亦狂呼：「不讓敵人逼近我們的石城，與國，會昌，和汀州，讓敵人總攻瑞金的企圖遭到完全失敗，」從此，吾人又可窺見匪軍死守驛前之決心。

○開始攻擊……第三路軍陳誠部之進攻驛前，實開始於八月初旬，於試攻一次克復貫橋之後，即知其工事強固，急切難下，乃先作充分之準備，行周密之偵察。至八月二十七日，一切準備部署均已完妥，二十八日拂曉五時，乃以陽恩伯縱隊居左，羅卓英縱隊居中，樊傑甫縱隊居右，與卜福斯山砲營砲擊砲周營，及空軍協同動作，統由羅卓英統一指揮，從貫橋附近向匪陣地開始總

攻擊。匪之踞守豹子山，洛寨，及南岑腦一帶者為偽第三軍團第四師，踞守大岑格，牛屎台，及黃土門一帶者，為偽第三軍團第五師，踞守劉季尖一帶者，為偽五軍團之第十三師，其餘數師為預備隊，亦憑藉工事頑強抵抗。我官兵前仆後繼，奮勇猛進，砲兵空軍同時發揚最大威力，激戰至烈。攻擊開始後約半小時許，我七十九師首先佔領牛屎台，十一第四兩師亦已掃盪洛寨，豹子山，大岑格各主堡中間地區之各側防小堡，而節節進逼。七時許，十一師奪取豹子山，第四師奪取洛寨，七時半，十一，七九兩軍協同佔大岑格，各匪堡守兵悉守繳械，擊斃之匪隊尤狼藉山谷，觸目皆是。匪之第一綫陣地，既已全部佔領我軍乃復令六十七師乘勝首先向莊下南岑腦挺進，令七十九師由右翼，八十八師由左翼同時跟踪追擊，午刻，六七，七九兩師佔領南岑腦黃土門之綫；申刻，八十八師佔領金雞寨，驛前村落已在我瞰制之下。匪軍所自視固若金湯之要塞堡壘工事，至此乃被我粉碎無遺，而我乃取得第一日之完全勝利。

○克復驛前……翌（二十九日）晨，我六十七師十四師奉命繼續向驛前村落推進，午刻，佔領驛前北端各村落，但驛前市街，及其以南高地，則仍有殘匪負固不退。旋我第六師翁旅又進佔南岑西側高地。至未刻，匪約三千餘向我翁旅反攻，適我飛機到達，猛烈轟炸，匪乃向西南潰竄。是日劉季尖之匪大部，亦向南退竄，我七十九師以一部佔領之。是為第二日之戰況。

三十日，我軍偵知匪四五兩師殘部尙負隅於驛前東南地區，僞十三師在驛前西南一帶，驛前正南則有僞十五師由石城趕來增援，偵察既明，乃於翌（三十一）晨，以確實佔領驛前之目的，繼續進攻，匪仍固守堅固堡壘，強頑抵抗，激戰至午，我第六師翁旅攻佔驛前西南之石馬山一帶匪堡，六十七師攻佔驛前市街及以南各高地；未刻，我十一十四兩師又攻佔驛前東南之古樓峯一帶，匪知大事已去，乃紛紛向小松方面潰退，復經我砲兵追擊射擊，飛機跟踪轟炸，遙望匪殘部人馬如土崩瓦解狼奔豕突，狼狽不堪，我軍至此，乃亦停止追擊，就地築壩，完成封鎖，而久淪匪手之驛前，至此乃得確實克復，重見青天白日旗幟之飄揚。

○……俘獲一斑……

○……綜計自二十八日起至三十日各戰役，斃匪總在兩千以上。僞五師師長李天佑左臂炸

斷，僞師政委陳阿金及第十五兩團長均陣亡，俘獲僞團委、師政治部組織科長、連指導員等以下六百餘人，繳獲輕重機槍十餘挺長短步槍四百餘支，十門電訊總機一架，我方傷亡總數亦達五百餘員名，是誠爲廣昌戰役以後第二次悲壯而光榮之血戰也。

○……俘虜談話……

○……俘虜中有李堅者，爲僞第四師政治部組織科長（上海派去爲匪軍幹部，係最堅決份

人民評論旬刊 第一卷 第五十六號

剿匪軍陳誠部克復驛前血戰記

三一

子）湘人，在匪方工作甚久，據談感想有三：

一：前匪軍盤據廣昌白水時，市面蕭條，人口稀少，荒涼之狀，不堪入目，此次被俘，復至白水廣昌，見市面繁榮，人口頓增，馬路縱橫，交通便利，迥異從前，舊地重來，雖前後不過數月，而江山幾不可復識，始悟匪黨旦夕所談吹之爲民衆謀利益，謀解放，適爲送民衆上死路，而其所自彈自唱之農村建設，亦適爲無恥之狂叫。

二：我自二十年即加入紅軍，迄今已歷四年，然而四年來所得者，惟有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爬山越嶺，歷盡艱辛，嘗盡苦痛，所謂革命利益，一無所得，今既被俘，回想從前，恍如隔世，惟有自痛自艾，更復何言？

三：我在匪軍時，聞各級政委宣傳國軍對投誠俘虜匪軍，概行屠殺，甚至破腸剖腹，火燒活埋，至爲殘酷，此次我被俘之時，亦頗爲憂懼，詎事實上乃大謬不然，我到此後，國軍不僅毫不仇視，待遇且極優厚，始悟各級政委所言者率皆爲欺騙匪軍抹煞事實之宣傳，言下大有悔不當初之感云。

本刊啟事

前西京日報社社長丘元武同志，忠勇奮發，剛毅有為。歷任青島安徽湖北等省市黨部委員及內蒙黨務特派員等職，宣揚黨義，疊著勛猷，至為中央所倚重，同志所欽仰，去春奉命籌辦西京日報，筆路籃筍，慘淡經營，一紙風傳，巍為西北輿論之中心，新聞之總樞，所利於中央開發事業，良非淺鮮，乃發伏禍奸，見疑羣小；含沙射影，噬及忠良，竟於去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下午七時，痛遭反動份子暗殺，身受二彈五刃，殉黨慘烈！惡耗傳來，舉國震悼；茲者，瞬屆丘同志遇害週歲之期，本刊爰擬廣徵文字，以為紀念，凡各方同志生前知好，尙祈不吝珠玉，賜以鴻文，用彰其生平精神事業，是幸！來稿統希於十一月十日以前投寄本社，以便彙集刊載。